



燕語聲聲還回巢

□李莘凡

坐在辦公室改作業，抬頭便見窗外兩隻燕子在廊檐下穿梭、盤旋，它們在打理去年的舊巢。從我坐下來，燕語聲聲不絕於耳，“叽咕叽咕”告訴我春色正好，不要辜負了好時光。

陶淵明詩：“翩翩新來燕，雙入我廬。先巢固尚在，相將還舊居。”燕子是最敏感的動物，物候冷暖，唯其先知；燕子也是最念舊的動物，舊巢雖破，寧死不棄。所以年年春天，燕子都會如期歸來，尋找日時的屋檐。

多年前，我還在沙魚小學教書。沙魚鎮是個小鎮，位於川渝交界處。因學生少，中學被鄰鎮合併了，閒置的校舍就劃歸我們小學。小學與中學之間，隔着一條窄窄的溪溝，為方便通行，用預製板搭建了一座天橋。偌大的校園空着，總是靜悄悄的。

我把學生公寓二樓到三樓之間的樓梯間收拾出來，作為寢室。課餘時間，我就待在自己的房間，備課、讀書、聽音樂，自得其樂，但眼睛卻總是被窗外的景致吸引。窗外是一方水田，幾個農民正彎腰插秧；再外面，是蜿蜒曲折的友誼水庫，一半屬於重慶一半屬於四川，水面總是藍汪汪的；水庫對岸，是大片桑田，桑樹已長出新葉，嫩綠可愛。

一天，我正午睡，一陣“叽咕叽咕”的鳥鳴聲從門外傳來，把我喚醒了。出門時，兩隻燕子從門框右側的巢里飛出來，從我頭頂掠過。後來發現，這幢樓的每一層都有幾個燕巢，搭在走廊的角落處。燕子們每天飛進飛出，呢喃不止。我一人住在这里，無人可語時，但對燕語，不亦樂乎！

此後，我常常站在陽台上，看一對對燕子銜着草根或羽毛進進出出。它們一邊勞動，一邊你依我依地說着情話。或蹲在廊道的鐵絲上靜靜休憩，那是以前學生們的晾衣繩，現在也算物盡其用了。於是，這幢空置的大樓，儼然成了一座燕子的村落。

桃花開了，又謝了。李花開了，也謝了。秧苗已插完，一行一行整齊齊齊，像寫在大地上的詩。燕子每天都在稻田上空盤旋，或貼着水面低飛，它們成了最忠

嗜好不同的書目

□衣埃

“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近日，在《曾國藩家書》中讀到此句，大為欣喜，如遇知音。

這是1843年曾國藩寫給胞弟溫甫（曾國華，1858年戰死在安徽三河鎮）信中的話，他在教六弟如何讀書。這段話的前後文是這樣的：“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欲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于五古則喜讀《文選》，于七古則喜讀昌黎集，于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

剛剛過去的讀書月，許多機構（出版社、書店、作協等）都在發布推薦書目，一些作家學者都在撰寫文章推薦書目，在即將到來的畢業季里，也會有一些大學校長發布他們認為的此生必讀書目。

搞這樣一些活動，無疑是好的。不過，作為讀書人，我總是當熱鬧看看。

在我看來，推薦書目的人，不可能窮盡世間所有的書然後再辨別出優劣，只是因為機緣巧合，他讀到了影響一生的書。比如，讓我愛上讀書的《鐵道游擊隊》，人人都喜歡嗎？我曾反復讀過五遍的從維熙中短篇小說集《燃燒的記憶》，現在讀來依然興味盎然，然而它到底有多好呢？它在當代文學史上並沒有地位，就是從維熙本人也並不看重它。但對我來說，它就是好書，一本讓我讀不厭的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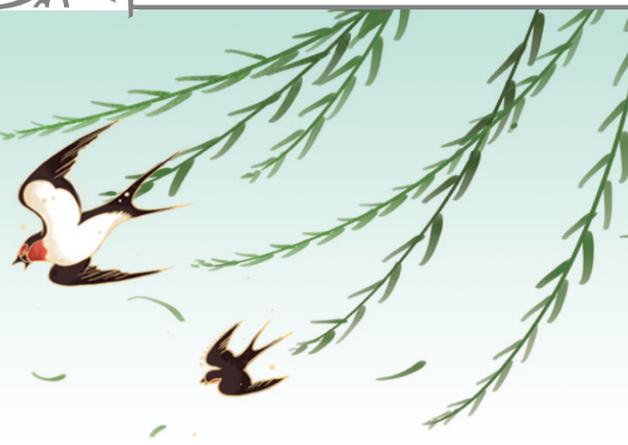
無独有偶，我的大學當代文學老師楊彬，在馬識途110歲生日那天發表了一篇文章《〈清江壯歌〉的革命文學魅力》。文章認為，當代文學史低估了馬識途《清江壯歌》的文學價值，楊老師認為《清江壯歌》應該納入“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紅旗譜》《紅岩》《紅日》《創業史》《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保衛延安》）紅色經典長篇小說之列。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讀到馬識途這部描寫革命先烈的恩施戰鬥的故事，楊老師從此愛上了文學。這本書影響了她的一生，高中讀文科，大學讀中文系，並以當代文學研究作為職業。在楊老師眼裡，可能沒有哪一部小說像《清江壯歌》這樣有魅力。

多年前，曾看到過張守仁（曾參與《十月》創刊的一位作家）一篇回憶讀書的文章，在當時那個年代，張守仁只有一本《牛虻》可看，這本書陪伴了他十多年，都被他翻爛了。從維熙曾經也翻爛了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從維熙曾兩度仿寫傑克·倫敦的這本《野性的呼喚》，寫了《傘》和《貓碑》。

張守仁眼裡的《牛虻》、從維熙眼裡的《野性的呼喚》、楊彬眼裡的《清江壯歌》，就如我眼裡的《鐵道游擊隊》《燃燒的記憶》，亦如曾國藩眼裡的五古之《文選》、七古之昌黎集、五律七律之杜詩。“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而已。

聽到或看到這樣的推薦，我的意見是，不妨找來看看。不喜歡也不要太大的心理負擔繼而懷疑自己，他喜歡，只是因為機緣巧合碰到了而已；我不喜歡，是我們的嗜好不同而已。

（作者系重慶市石柱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實的讀者，一來二去，讀懂了光陰荏苒的含義，也讀懂了農人的苦與樂。

一天早晨，幾隻嫩黃色的小嘴從巢里伸出來，我一下子明白了：這個家庭有了一群雛兒！正看得出神，一隻燕子從頭頂飛過，四張小嘴張得大大的，爭着迎接媽媽的餵養。

這以後的大多數時間，我都看着小燕子們爭食、吵鬧，看着它們一天天長大。直到一天中午，我上樓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燕子的窩掉在地上，泥土、羽毛、蛋殼的碎屑洒得滿地都是。“小燕子呢？”我蒙了。“一定是樓下那群小調皮搞的鬼！”我怒不可遏，“是哪個把燕子窩捅了！給我出來！”幾個女孩從屋裡鑽出來，一臉驚愕。她們一定是吓壞了：一向溫文爾雅的李老師竟怒火沖天。

下午，四隻小雛燕陸續被送了回來。幾個孩子站在面前，低着頭。四隻雛燕羽翼漸豐，但還不能飛，它們趴在地板上“叽咕叽咕”地叫着。它們完好無損，它們只是餓了。我找來一只大碗，鋪上干草和布片，把小燕子放進去。燕子爸爸和燕子媽媽想必目睹了整個過程，見孩子回來，立刻飛過來“叽咕叽咕”地安撫了好一陣，四張小嘴伸出碗口，爭搶着父母送來的食物。

一周後，我发现那只當巢的碗空了，心里一惊，但隨即聽到燕子的叫聲。轉身一看，在三樓陽台的鐵絲上，蹲着几只小雛燕，原來是它們會飛了！我緩步走上樓梯，逐漸靠近……它們張開翅膀，撲棱撲棱飛了出去，消失在無垠的藍天里，只留下那根細細的鐵絲，在空中輕輕搖晃。

就在那一年，我離開了沙魚小學。每年春天，我都會想起那些燕子，它們一定還會年年飛回來，回到它們的燕子村，修補舊巢，生兒育女。

（作者單位：重慶合川楊柳街小學）

泇溪，烟雨般的畫卷

□李德良

泇溪烟雨，如詩如畫，美得讓人心曠神怡。

五月是泇溪公園一年中最佳觀賞期。可是，天不作美，下起了蒙蒙細雨，我撐起雨傘，在友人陪同下遊覽了泇溪烟雨。

泇溪公園位於江津濱江新城長江北岸，北鄰濱州路、南臨江江長江大橋，是一塊天然的低洼谷地，以“泇溪烟雨”為主題，借烟雨之勢，還泇溪之景。

陪游的小李介紹：公園的設計理念來源於500年前，明代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太師江淵，他告老還鄉回到江津後，所作“後八景”詩詞《泇溪烟雨》中“人家比屋臨溪渚，翠樹層層瀟瀟雨……”設計者尋得靈感，以“烟雨泇溪”為主題，借烟雨之勢，還泇溪美景。

細雨霏霏中的公園，綠樹顯得格外婆娑，別有一番情趣。拂面而來的微風中夾帶着淡淡的清香，讓人陶醉。熙熙攘攘的遊人，撐着紅紅綠綠的雨傘，猶如星星點點般移動在彎彎曲曲的小道上，有着曲徑通幽之美，這一難得的自然景色，宛如一幅美麗的畫卷。

公園內，設有濕地遊覽區、養生體驗區、溪谷探險區、兒童活動區、坡林屏障區，遊人如織。烟雨飛環，是公園核心處的環形棧橋，圍繞曲水湖的湖心，將水滴樂園、烟雨劇場、烟波小筑、水廠記憶、陽光草坡等景點以空間串聯。烟雨飛環，以純白的欄杆與橘色的色彩，橋面、湖面呈現出動與靜之美，營造出烟波浩渺的水面，帶來獨特的漂浮體驗感，成為絕佳景點。

我們一行人來到烟雨劇場，它位於公園視線焦點處，包含了曲水湖中的音樂噴泉和觀演舞台，為遊人提供了觀賞表演舞台。

公園精心設計“烟雨”噴霧裝置，整個公園“煙霧繚繞”；節點處的休息廊架採用“烟雨長廊”形式；雨水算子印刻“細雨濛濛”紋理，模擬烟雨落下的場景……好似仙境一般。

（作者系重慶市江津區詩書畫院院長）



從陳家灣到楊公橋

□李廣彥

從陳家灣到楊公橋也就是兩站車程的距離坐上地鐵也就兩分鐘母親把子女攬進懷里足足走了十三年母親習慣披星戴月習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前半生扛不起犁頭也會把鋤頭磨得銜亮

從陳家灣到楊公橋從蝸居的筒子樓到敞亮的小區大廈移動的歲月終於有了家天平秤彌漫的果香把日子浸泡得格外明亮年輕的小芳蒼老了滿臉皺紋積勞成疾她依然起早摸黑周而復始十年如一日

從陳家灣到楊公橋濃縮了一代人的悲歡離合如今哦！母親安詳在山腰的某個角落在遠處眺望著自己的家（作者系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小滿時節

□李光輝

在這個時節我的心就像一粒麥子不是小滿的狀態而是不滿的情緒

因為眼前的土地因為村里的鄉親似乎已經很久沒有種植過小麥了

我也很久沒有在五月的陽光下看到風吹麥浪的畫面嗅到麥香飄溢的氣息

小滿時節我期待那些麥穗走進詩行（作者系重慶新詩協會會員）

寫給父親

□馬林

母親節那天我沒給母親禮物或者寫信我怕一提起這個詞你就傷心我叫一聲媽媽就有人答應她從來都懂得愛惜自身

得了健忘症的老父親也忘了每晚看天氣預報的習慣却對奶奶生前腳趾上的凍瘡記憶猶新（作者單位：重慶開州九鼎飼料公司）

